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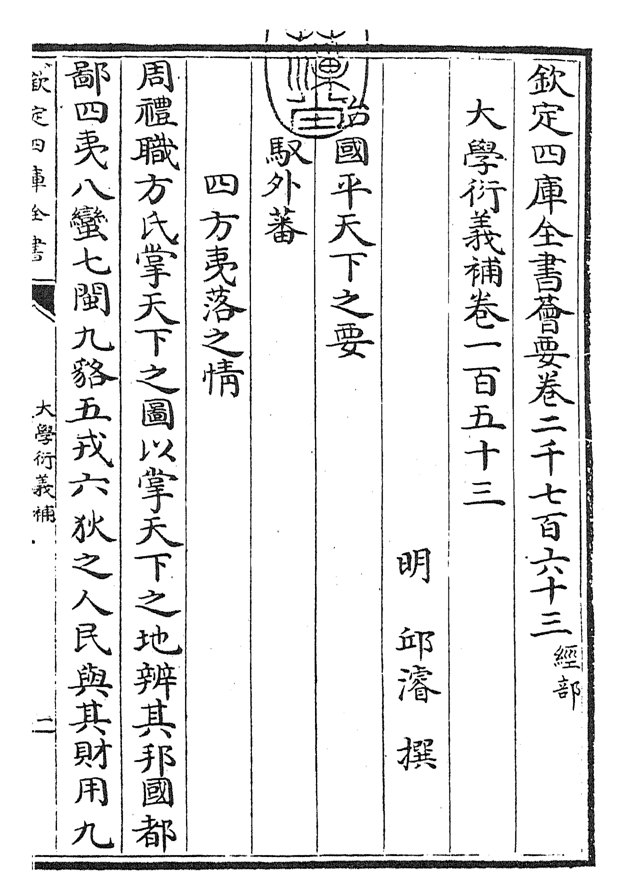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五十三至一百五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摛藻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七百六十三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五十三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馭外蕃

四方夷落之情

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

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

王昭禹曰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非特圖也又掌其地焉東方曰夷其種有四南方曰蠻其種有八東南曰閩其種有七西北曰貉其種有九西方曰戎其種有五北方曰狄其種有六自邦國都鄙至于夷蠻閩貉戎狄雖有内外之殊然先王之政一視而同仁其人民之所聚財用之所出九穀之所生六畜之所産其數要不可以不辨也其利害不可不

知也

王制曰中國戎狄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被髪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髪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鄭氏曰五方之民性不可推移地氣使之然也雕文謂刻其肌以丹青湼之不火食地氣煖不為病也不粒食地氣寒少五穀也

吳澂曰皆有性謂其生稟各不同不可推移謂其生稟一定而不可易東方曰夷以下言四夷異俗文身與雕題同衣皮與衣羽毛同此亦言其俗之大略而已

通典曰緬惟古之中華人民風氣渾噩有居處巢穴焉有葬無封樹焉有手團食焉有祭立尸焉聊陳一二不能徧舉外而不内疏而不戚來則禦之去則備之

臣按自古人君制馭之法不出乎來則禦之去則

備之二言而已以上總論四夷

舜典竄三苗于三危

朱熹曰三苗國名在江南荆揚之間恃險為亂者也竄則驅逐禁錮之

分北三苗

朱熹曰北猶背也其善者留其不善者竄徙之使分背而去也

益稷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叙

皐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

蔡沈曰内而侯牧外而蕃夷皆蹈行有功惟三苗頑慢不率不肯就工帝當憂念之也帝言四海之内蹈行我之德教者是汝功惟叙之故其頑而弗率者則皐陶方敬承汝之功叙方施象刑惟明矣或者乃謂苗之凶頑六師征之猶且逆命豈皐陶象刑之所能致是未知聖人兵刑之叙與帝舜治苗之本末也葢威以象刑而苗猶不服然後命禹征之征之不服而

又增修德教及其來格然後分背之也

禹貢三危既宅三苗丕敘

蔡沈曰三危即舜竄三苗之地

呂祖謙曰三苗有罪自當竄逐發政施仁自當及之故治水至三危亦既使安居大得其敘後世以為投之四裔若棄之者非聖人之心也

臣按夷者外蕃之總名而經史所謂蠻則多指南方之夷也而其所見於經者始於三苗所謂苗民

者舜典禹謨益稷禹貢吕刑皆具焉帝舜受禪之初既首竄之于三危至禹治水時其竄者既丕叙其留者猶不即工故帝命禹徂征然猶逆命及禹班師而後来格於是考其善惡而分背之焉由是觀之可見聖人為治拳拳於制治保邦葢自有虞之世固已然矣非但始於春秋也方是時四方風動惟休其所慮者南方之蠻耳故舜命臯陶為士首舉蠻夷猾夏為言所謂蠻者葢三苗也其始也

即其極惡者而竄徙之既竄之後而又於所留者分背其中之善與惡者焉善者則奬之而加以恩惡者則懲之而施以威加以恩則彼知所慕而興於為善施以威則彼知所畏而不敢為惡是則聖人柔遠能邇之權也今自巴蜀以東歷湖南北桂嶺雲貴數千里溪峝山箐之中有曰犵曰狑曰獠曰猺曰獞之類凡十數種皆所謂蠻也其間最輕捷者曰猫說者謂此即三苗之後也然今之猫依

山以居性習不常無有倫紀禮義觀禹誓辭數苗之罪謂其君子在野小人在位則是時之苗蓋有國都官屬但其用舍顛倒耳非若今世之猫若猿猱然無定居無常業不相統屬也國初於湖北川東立宣慰司者五曰永順曰保靖曰貴州曰思州曰播州又有宣撫司安撫司及招討司長官司之設外此所謂軍民府及軍民指揮使司者又兼設土官以轄其夷人隨其地而設其官因其俗而為

之治善者授以職惡者分其埶是盖得有虞分背之義禹貢丕敘之意也

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蠻夷置黔中郡漢興改為武陵郡歲令大人輸布一匹小口二尺是謂賨布

臣按漢武陵郡即今常徳澧辰沅等州郡是也

始皇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擊南越取其地置桂林南海象郡又閩越王無諸及越東海王揺者其先皆越王句踐之後也姓騶氏秦已并天下皆廢為

君長以其地為閩中郡

臣按始皇三十二年巡邊遣蒙恬發兵三十萬北伐收河南地為四十四縣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三十三年又發逋亡贅壻賈人擊南越并百郡遂於嶺南置三郡桂林郡今廣西地南海郡今廣東地象郡今安南地也惟越之地在古種類實多故有百越之名曰南越曰甌越曰閩越曰東越曰於越其地非一處其人非一種然自秦

漢以來所謂於越東越甌閩之類皆已久入中國與齊魯宋衛無異惟所謂南越者其地西連湖湘直抵滇貴牂牁越嶲之境山深而地險猶有不盡歸王化者時時為郡邑居民害蓋今日湖南北廣東西其郡邑皆錯列山嶺之間與蠻夷雜居但有險易之異耳時或竊發難於備禦非若西北邊塞之有限隔也

漢武帝時欲伐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言越方外之地剪

髪文身之民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彊弗能服威弗能制以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南方暑溼近夏癉熱暴露水居蝮蛇蠚毒也音螫生疾癘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今以兵入其地必雉兎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歴歲經年則士卒罷勌兵糧之絶民若兵事盜賊必起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聳臣恐變故之生姦

邪之作由此始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猶鴈行謂在前）厮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

臣按閩越今福建地其入職方已久非復漢時舊矣然劉安所言南方溼毒兵入其地不待兵刃先自病死與夫兵至則潛藏兵退則復聚持久則士卒疲勸民苦兵事今日湖南廣右雲貴其山箐之

瘴癘猫獠之情狀省民之受害實與漢時無異也明主在上以天地為量以宇宙為境遇有遠夷梗化則如安言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竝行以一使之任代十萬之師毋使中國之民罹蝮蛇猛獸之毒染嘔泄霍亂之病親老涕泣孤子啼號迎尸千里之外棄骨無人之境如安所慮者非獨遠夷之幸實中國之幸也

元帝初元三年珠厓儋耳郡㳂數年一反殺吏漢輒發兵擊定之至是諸縣叛連年不定上謀於羣臣欲大發軍待詔賈捐之曰臣聞堯舜聖之盛禹入聖域而不優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言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殷周之地東不過江黄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竝作人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也至于秦興兵遠攻貪外

虛內而天下潰畔孝武皇帝厲兵馬以攘四夷賦役煩重寇賊並起是皆鄜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關東民困流離道路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駱越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饑饉保元元也且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

攻亡士無功爭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為憂上以問大臣丞相于定國以為前擊珠厓興兵連年校尉及丞凡十一人還者二人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以上費用三萬萬餘尚未能盡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議是詔珠厓民有慕義欲内屬便處之不欲勿彊

蘇軾曰揚雄有言珠厓之棄捐之力也否則鱗介易我冠裳此言施於當時可也自漢末至五代中國避

亂之人多家於此今衣冠禮樂葢班班矣其可復言棄乎

臣按捐之謂非冠裳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勿以為臣竊以為凡今日境土非祖宗所有者則可用捐之之策若夫祖宗初得天下即入版圖者其可以與人乎況本中國膏腴之地要害之塞昔人所謂一寸山河一寸金者哉非至於甚不得已而存亡安危之決在此不可輕言棄也

順帝永和初武陵太守上書以蠻夷率服可比漢人增其租賦議者皆以為可尚書令虞詡獨奏曰自古聖王不臣異服非德不能及威不能加其獸心貪婪難率以禮是故羈縻而綏撫之附則受而不逆叛則棄而不追先帝舊典貢稅多少所由來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計其所得不償其費

臣按武陵太守議增租賦虞詡獨奏為不可蓋古聖王不臣異服惟以義勝之而不挍其利舊有者

不取則彼敢於恣肆舊無者取之則彼必至於怨望吾惟循其舊而已舊例之外毫末不加焉然又必因其災患蠲之而又時有所縱舍焉不責其備不逆其詐

永和中侍御史賈昌與州郡討區憐等歲餘不克帝召百官問以方略皆議遣大將發荆揚兗豫四萬人赴之李固駁曰荆揚盜賊盤結不散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兗豫之人遠赴萬里詔書迫促必致

叛亡南州温暑加有瘴氣致死亡者十必四五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鬬軍行日三十里而兗豫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人稟五升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設軍所在死亡必衆既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為刻割心腹以補四支九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兵猶尚不堪況乃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寇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

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衆此發將無益之効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以為刺史太守徙日南吏民北依交阯還募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為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侯列土之賞故并州刺史祝良性多勇決張喬前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四府悉從固議即拜良為九真太守喬為交阯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真單車入賊中設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為良築起府寺嶺外復平

臣按李固此議言南方用兵之病弊切中事情使後世讀史者至此灼然如親在行間目擊其事千古如一日也至其所謂發將無益州郡可任者此皆已然之明効然後世藩服郡守任用不久隨即罷去夷獠知其去任之速不可倚仗而後來之吏又未必然往往疑信相半故雖暫服而復叛也請以今廣西左右兩江言之兩江地方二三千里其所轄狼兵無慮十數萬今設為府者四為州者三

十有七其府州正官皆以土人為之而佐貳幕職參用流官故今百餘年間未聞有乇聚侵掠者而所以為州縣害者皆是不屬土官管束之人錯雜州縣間者其間雖或亦有有司帶管及設土官巡檢者然流官無權彼知其不久而輕玩之而所謂土巡檢者官卑力薄不足以相鈐制臣愚以為今日制馭馴服之策莫急於立土官請用左右兩江之例而做寓夫設立軍衛之意蓋左右兩江府州

之設專以其地屬之一姓臣所謂徼寓設立軍衛之意者衆建官而分其權也凡今猺獞與編民雜居州縣之間但彼依山箐以居耳今宜特敕内外大臣躬臨其地召集其酋豪諭以朝廷恩威將授以官如左右兩江土官例俾其子孫世享之意有能率其種類五百名以上内附者即授以知州之職四百名以下量授同知判官吏目等官其官不拘名數亦如衛所之制既授其投詞不須勘實官

給以冠服遣官屬以騶從鼓樂送歸所居俾其擇地立為治所合衆力成之既成具奏請印俾推其中一人為衆所信服者掌印則彼受朝廷爵命必知所感慕而其同類咸尊敬之有不伏者彼仗國威併力除之不難矣積久成俗彼皆慕華風習禮教而知殺掠之為非況衆設其官勢分力敵自足相制不能為亂而其中不能無自相爭訟者須至中上司奏朝廷則國家之勢益尊不勞兵戈而

一方安靖矣然所慮為後日患者地界不明異時不能無爭耳宜乘其初即遣官會同土酋分立地界或以溪澗或以山阜就於界上立石為識大書深刻于上曰某至某為有司界至某為土官界其中民地有深入其境者即以外地無徵者與民易之隨其廣狹不復丈量其土酋所領地就俾其認納稅糧定為額數日後不得有所加增如此處置庶幾其永無患乎

唐貞元中廣西黃洞首領黃少卿者攻邕管及陷欽橫貴等州屢服屢叛長慶初經略使嚴公素復請討之兵部侍郎韓愈建言黃賊竝是夷獠無城郭可居依山傍險尋常亦各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比緣邕管經略使多不得人德既不能綏懷威又不能臨制侵欺虜縛以致怨恨蠻夷之性易動難安遂致攻刼州縣侵暴平人或復私讐或貪小利或聚或散終亦不能為事近者征討本起於裴行立陽旻此兩人者本無遠慮深謀意在邀

功求賞亦緣見賊未屯聚之時將謂單約立可摧破爭獻謀計惟恐後時朝廷信之遂允其請自用兵以來已經二年前後所奏殺獲計不下一二萬人儻皆非虛賊已尋盡至今賊猶依舊足明欺罔又自南討以來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理厭苦必深大抵嶺南人稀地廣賊之所處又更荒僻假如盡殺其人盡得其地在於國計不為有益容貸羈縻比之禽獸來則捍禦去則不追亦未虧損朝廷事勢請為選有材用威信諳嶺南事者為

經略使處理得宜自然永無侵叛之事

臣按韓愈所言自用兵以來已經二年前後所奏殺獲一二萬人儻皆非虛賊已尋盡此言非獨當時之弊也古今人情不大相遠舉古可以知今惟聖明留意遇有遠方捷報以此言驗之洞見其眞僞矣至其請為選有材用威信諳嶺南事者為經略使處理得宜自然永無侵叛之事此語誠古今處治南蠻之良策葢五方風氣不齊而南蠻性陰

柔倚山為勢軍來則入山遠避軍去則外出鹵掠如蠅蚋然揮扇則飛散收扇則復集勦滅之甚難且其地多瘴癘中原之人憚入其地未至固已怯畏一入其地氣候不齊蒸溼特甚往往不戰而死既不可速戰又不可持久所以自古用兵未有大得志於南蠻者也雖然天下之患皆有所以然之故知其故而逆閉其塗絕其根則其患自息矣且今所謂猺獞者非有強宗豪族亦無深謀遠慮非

欲爭城邑非欲收人心不過欲鹵掠財物而已其所處深山大菁之中不為宫室之奉不為妻妾之用不為子孫之計所得之財將何所用而用之將何所貿易哉使吾内地之人不與之交通則彼所得財無所用而欲用之亦無所於售為今之計宜敕鎮守都憲督責藩臬帥閫及守令將領嚴禁所部軍民不許與賊交通凡軍民人等有入山嵓生理者許其赴官告知齎載某物赴某山嵓貨賣官

司給與印帖為照無帖者不許責令供結不敢將帶違禁器物惟許取其生口米穀土物不許受其銀兩及其地所不產之物違者枷號示衆没入其財物親屬隣保知情不首罪同有首告者給以其財物三之一如此則彼得物無所售而不刼質以求財而殺人以立威矣又聞近年以來其間城邑暮夜多有為賊所竊入者非殺死官員掠去印信輙避罪不以聞推原其故非彼之有能乃吾之無

備也宜令守鎮都憲總兵等官規畫城池守備之法行下軍衛有司俾其遵守則永無失矣葢嘗推求其所以竊入之故多因軍衛有司互相推調夜閤失於覺察城邑往往至于失陷葢非內無糧餉外無救援力屈而不能支也今後凡有城池去處責令軍衛有司正佐官僚寫立領狀責其與城相為存亡有失陷者決不輕恕則彼知罪責深重不敢輕忽則賊不能盜入矣所謂規畫守備之法者

每城必為內垣蒔棘樹柵總為一門昏夜既上城
守即不容復下必至黎明然後開門彼知無可生
路則寢不安席矣又預畜乳犬馴伏之每五堞間
用木為匱懸一吠犬徼有風聲犬先知儆彼不能
架梯登垣而盜入之計無所施矣

宋史古者帝王之勤遠略耀兵四裔不過欲安內而捍
外非以求逞也西南諸蠻夷重山複嶺雜廁荊楚巴黔
巫中四面皆王土乃欲竭上腴之征以取不毛之地疲

易使之衆而得梗化之民誠何益哉樹其酋長使自鎮撫始終蠻夷遇之斯計之得也然無經久之策以控馭之狃獷之性使於跳梁或以讐隙相尋或以饑饉所逼長嘯而起出則衝突州縣入則負固山林致煩興師討捕雖能殄除而斯民之荼毒深矣

臣按唐虞之世東西北三邊之夷皆不經見而首見於經者南方之苗也然三方之夷皆一面臨邊夷居外而其中乃王土也惟南徼之地則夷人錯

居王土之中與居民相雜故其害及民尤易非若
三邊之寇其來有時其侵有處其行有程先時可
以為備臨時不至於倉茫失措

仁宗時狄青請擊儂智高願得西邊蕃落兵自從或謂
南方非騎兵所宜樞密使高若訥言蕃部善射耐艱苦
上下山如平地當瘴未發時疾驅破之必勝之道也青
卒用騎兵破賊

臣按蕃落之兵以騎射名天下南夷聞之自然膽

落然臣以為用之於有事之時不若無事之時遇有羌蕃内附者即優加養給安置此方不徒令日徼南頼其用亦可以銷異時内地之禍

宋祁言于仁宗曰嶺南外區瘴癘薰蒸北方戍人往者九死一在多發兵則糧之少則事不集急責功則蠻逌逃不肯出緩則復來擾人是宜有以制之也今聞發北兵踰萬人戍嶺外下溼上蒸病死必多料羣蠻勢不久屯擊之必散臣謂不如選一二健將歲纔留北兵五千

人分屯要害處得善吏十數人分置諸州募土人為鄉軍復其租調視州大小戶多少為之數統以部伍教以進退皆以彼所長技與相追逐率百人給北兵三十以勁弩利兵佐之冬春則使深入擾其居夏秋則使謹守防其略彼雖能誘納中國亡命要之食盡必出鹵掠若其來也大大斬獲則終身創矣威已立然後議招來與之盟則固許之臣則久遠期五年近止一年南方無事矣

臣按王者大一統胥使中外嚮化說者謂征蠻無全勝之策何也葢以其地炎燠卑溼瘴癘特甚中原士卒不服水土不待戈矛之及矢石之交自相疾疫而死雖有百萬之兵亦無所施故也臣竊以為瘴癘之災特以加諸貧弱及不善調攝者爾若夫為將帥居顯要者則罕焉請命彼處守土重臣多方詢察久謫彼地之人壽而健者問其所以起居調攝之方詳稽備述刻梓以頒示士卒每隊伍

中選一人專司其事有不遵條示而自恣不檢者
必加以罪其所當備藥餌器具令有司給之
張栻知靜江府奏本部備邊之郡九而邕管為最重邕
之所管幅員數千里而左右兩江為最重自邕之西北
有牂牁羅甸自桂而西南有安南諸國皆其所當備者
然邕之戍兵不滿千人所恃以為籬落者惟左右兩江
溪峒共八千餘處民兵不下十萬首領世襲人自為戰
如古諸侯民兵之制其去邕管近者餘三百里遠者近

千里所恃以維持撫治之者惟提舉盜賊都巡檢四人各以戍兵百餘為溪峒綱領其職任可謂不輕矣可不遴選其人謹護其土以為遠方久遠之計哉

臣按唐分嶺南地為五管而桂邕容三管地屬嶺南西道在于本朝割容迤西之地屬廣東而廣西實全得桂邕二管及容管之少半邕即今南寧府其地控制左右兩江實為安南咽喉之地國初因前代之舊設太平田州思明鎮安四府龍州等七

州正統初又陞思恩州為府用其土人為守長佐貳幕職則用流官惟太平府全用流官而其屬州仍其舊俗凡此羈縻州郡面内歳久首領世襲人自為戰如古諸侯民兵之制遇有征發亦頼其用但令控制之戍僅有南寧馴象二衛太平一所似乎單弱請如張栻所言及今無事時於此地屯兵以為重鎮遴選守將謹護其土以為久遠之計用以銷變於未然

安南古交阯也秦幷天下於此置象郡秦亡南海尉趙佗擊併之漢置九郡九眞日南象三郡是為交阯地後女子徵側反遣馬援平之立銅柱為漢界唐始分嶺南為東西二道置節度立五管安南隸焉五代劉隱幷其地以為交阯節度使其後管内大亂有丁部領者定之其子璉内附宋封為交阯郡王交人封王自此始傳子璿為黎桓所奪淳化四年封桓為王桓卒子龍鉞立其弟龍廷殺鉞而代之龍廷欲修貢安撫使邵玄以聞眞宗曰遐

荒異俗不曉事體何可怪也仍封為王賜名至忠為其下李公蘊所奪即封公蘊為王李氏傳八世至昊旵闔人陳日煚為其壻遂有其國

臣按交阯本秦漢以來中國郡縣之地五代時為劉隱所幷至宋初始封為郡王然猶授中國官爵勲階如所謂特進檢校太尉靜海軍節度觀察等使及賜號推誠順化功臣皆如內地之臣未始以國稱也其後封南平王奏章文移猶稱安南道孝

宗時始封以王稱國而天下因以高麗眞臘視之不復知其為中國之郡縣矣李氏傳八世陳氏傳十二世至日焜為黎季犛所簒季犛上表竄姓名為胡一元子蒼易名奃詐稱陳氏絶嗣奃為甥求權署國事我太宗皇帝從其請逾年陳氏孫名添平者始逌至京愬其實季犛乃表請迎添平還以國朝廷不逆其詐遣使送添平歸抵其境季犛伏兵殺之并及使者事聞太宗徧告于天地神祇聲

罪致討遣征夷將軍朱能等征之能道卒命副將張輔總其兵生禽季犛及其子蒼澄獻俘京師詔求陳氏遺裔立之國人咸稱季犛殺之盡無可繼承者僉請復古郡縣遂如今制立交阯都布按三司及各府州縣衛所諸司一如內地其後有黎利者其性頗狡譎營私中官庇之遂致猖肆上表請立陳氏後宣宗皇帝謂此皇祖意也遂聽之即棄其地俾復為國嗚呼自秦幷百郡交阯之地已與

南海桂林同入中國漢武立嶺南九郡而九真日南交阯與焉在唐中葉江南之人仕中國顯者猶少而愛州人姜公輔已仕中朝為學士宰相與中州之士相頡頏矣奈何世歷五代為土豪所據宋興不能討之遂使茲地不復為中國有而為侏𠍾藍縷之俗三百餘年而不得與南海桂林等六郡班班然衣冠禮樂以為聲明文物之鄉一何不幸哉其間宋人雖一逐其王元人雖再入其國都而

終不能有我太祖皇帝開國之初陳氏首先納款
太祖著之祖訓不許後人伐其國陳氏為賊葬所
戕太宗皇帝體高皇之意不絶陳氏之嗣遣使送
還其國賊葬乃殺之并及使者不得已興師平之
求陳氏後不可得乃用漢唐故事復立郡縣而守
臣不謹遂至夷獠復肆而黎利者以求得陳氏後
為詞宣宗皇帝體文皇之心俾復繼陳氏之絶不
逆黎利之詐遂為所蔽羣臣屢請興兵討之章皇

帝念聖祖之垂訓因置不問而九真日南之域秦漢以來之遺民既得見天日而又淪於幽谷之中何其重不幸哉竊惟今日疆域遠過有宋並于唐而不及漢者以失嶺外此三郡也幸而得之而又失之似若可惜然守祖宗之訓而不愆不忘此繼述之大孝守成之大體也所可惜者一方之民重不幸耳安南疆域在秦漢為三郡地今其地東起廣東之欽州迤西歷廣西之左江至雲南之臨安元江為界欽以東海道與之對境欽之西乃南寧府界南寧之東南思明府所屬上思州忠

州上下石西諸州太平府所屬龍英太平安平上下凍諸州皆與之接境而龍州乃其所必由之路而憑祥縣則其要害也鎮安府所屬有歸順及下雷尚尚亦與接境二尚迤西則雲南界矣臨安之阿迷州左能寨等九長官司皆其近界元江有水路通之而蒙自縣則其所必由之路也其道路在廣西則由太平府歴龍州及憑祥縣抵其諒山府至其所稱東都者可七日程在廣東則自欽州西南一日至其永安州由玉山等處至其東都可五日程在雲南則由臨安府經蒙自縣河底之蓮花灘至其東都可四五日程此中國與交南邉境之大畧也○以上言南夷

以上四方夷落之情上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五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七百六十四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五十四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馭外蕃

四方夷落之情中

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于北邊隨草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

牛羊其奇畜則橐佗驢𩦺(與騾同)駃騠(生三日而超其母)騊駼(北海)驒奚(駏驉也)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居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無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菟肉食士力能彎弓盡為甲騎其俗寛則隨畜田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鋋(鐵把小矛也)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飲食其餘貴

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

臣按漢史謂匈奴無文書以言語為約束自秦漢以至于唐宋皆然蒙古主始令西番僧帕克斯巴而創造為字書今世所謂蒙古字是也

周武王世以時入貢名曰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周道衰穆王之孫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獫狁之故至懿王曾孫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

伐獫狁至于太原是時四夷賓服稱為中興至于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隙申侯怒而與犬戎共殺幽王于麗與驪同山之下遂取周之地鹵獲而居于涇渭之間侵暴中國

臣按周室中衰川竭山崩其天災告警時時有之然不在成康之世而在幽王之時使幽王不寵褒姒而其臣申侯不與犬戎交通則彼犬戎者固不敢越其封疆檿弧之謠亦可自弭乃龍漦召禍雖

愚幾論此世道之大變也

匈奴之先自淳維在殷時奔北方至周末七國時而與燕趙秦三國為邊隣秦滅六國始皇遣蒙恬北擊胡悉逐出塞收河南地渡河以陰山為塞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匈奴單于曰頭曼不勝秦北徙至秦亂稍度河與中國界於故塞後為其子冒頓射殺之而自立為單于遂東襲滅東胡西擊走月氏南幷樓煩侵燕代悉復秦所奪匈奴地其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

千有餘歲其世傳不可得而次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强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諸夏為敵國其姓世官號可得而記云單于姓攣鞮氏其國稱之曰撐犂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為撐犂今譯語猶謂為騰乞里即撐犂也謂子為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

臣按此北狄之在前漢者

漢高祖七年帝自將討韓王信信亡走帝聞冒頓居代谷欲擊之使人覘匈奴冒頓匿其壯士肥馬但見老弱

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高帝復使劉敬往使匈奴敬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矜夸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業行高帝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高帝至平城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高帝用陳平秘計使使間厚遺閼氏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圍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

能居之也乃解圍之一角會天大霧漢使人往來匈奴不覺陳平請從解角直出帝出圍騎遂解去

鼂錯言于文帝曰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

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鬬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

臣按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而各有所長用兵者知其長短之所在以其所長而乘其所短掩吾所短而避其所長則可以取勝而不敗矣

突厥阿史那氏蓋古匈奴北部也居金山之陽臣于蠕

蠕種裔繁衍至吐門遂彊大更號可汗猶單于也妻曰可敦其地三垂薄海南抵大漠隋末始畢可汗咄吉嗣位華人多往依之控弦且百萬戎狄熾彊古未有也唐高祖起太原遣使往聘與連和

宋祁曰隋季世虛内以攻外生者罷道路死者暴原野天下盜賊共攻而亡之當此時天下勢如瓦解而突厥最彊控弦者號百萬華人之失職不逞者往從之共為之謀導之入邊故頡利自以為彊大古無有

也高祖初即位與和因數出軍助討賊故詭臣之贈予不可計敵見利而動又與賊連和殺掠吏民於是掃國入寇薄渭橋騎壒蒙京師太宗身勒兵顯責而陰間之戎始内阻不三年縛頡利獻北闕下霆掃風除其國遂墟

臣按漢之冒頓控弦三十萬唐之頡利控弦幾百萬宋之契丹女真韃靼未必如漢唐之盛然而漢唐之世雖受其害而終不若宋朝之甚焉蓋漢唐

有邊關以為之阨塞其於要害之地處置嚴密宋

則失其險隘而以内地為邊故也

回紇其先匈奴也元魏時號高車部或曰勅勒訛為鐵

勒其部落曰袁紇薛延陀等凡十有五種皆散處磧北

至隋曰韋紇其人驍强初無酋長逐水草轉徙善騎射

喜盜鈔臣於突厥突厥資其才力雄北荒後韋紇叛突

厥自為俟斤稱回紇姓藥羅葛氏居薛延陀北娑陵水

契丹之制居有宫衛謂之斡爾多出有行營謂之巴納

分鎮邊圉謂之部族有事則以攻戰為務閒暇則以畋漁為生秋冬則違寒春夏則避暑隨水草以就弋獵

大明一統志曰北邊蕃落不一歷代名稱各異夏曰獯鬻周曰玁狁秦漢皆曰匈奴自漢以來匈奴頗盛後稍弱而烏桓興漢末鮮卑滅烏桓盡有其地後魏時蠕蠕獨強與魏為敵蠕蠕滅而突厥起盡有西北地唐滅之五代及宋契丹復盛别部小者曰蒙古曰泰楚特曰塔塔爾各據分地既而蒙古兼并有之遂入中國傳十四

世遁于沙漠傳子阿裕爾實哩達達喇傳托果斯特穆爾為伊蘇岱爾所殺其部屬皆奔散來附洪武二十五年遣將周興往討其罪追至察察爾山大敗之自是不敢近邊者十餘年永樂間有布尼雅錫哩者及其下瑪哈穆特阿魯台奉貢惟謹因封瑪哈穆特為順寧王阿魯台為和寧王已而叛服不常遣使諭之不悛車駕屢親征之諸部始平布尼雅錫哩妻率其部屬來朝願居京師宣德中瑪哈穆特殺阿魯台欲領部落人心不服乃

求托克托布哈立為王居沙漠之北瑪哈穆特子托歡
托歡子額森居沙漠之西北衛喇特地

臣按國家禦邊之策所以為宗社計也當夫無事之時而為先事之慮毋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毋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可也君臣上下朝夕講究預求所以待彼及我所不可攻之策必須盡善盡美萬全無弊彼雖欲來也無可通行之徑彼雖欲攻也無可容足之地彼雖欲變也無可乗

之隙兢兢焉無事之時恒以有事處之業業焉彼雖不來而吾切切焉如其禍患常在旦夕間焉此無他切而近也寧過備而棄之不後時而生悔萬一公卿相將及左右之臣有假鎮靜之術以掩其無能之迹為必無事之言以寬主上之憂此皆奸邪小人李斯趙高之流也呂祖謙有言何能為之一言實亡國敗家之本古人所謂一言而喪邦者也又曰何能為者萬惡之所從生也伏惟聖明留

神省察

大明一統志曰烏梁海本春秋時山戎地秦為遼西郡北境漢為奚酋所據東漢征敗之走匿松漠間後魏之先復居于此號庫莫奚後服屬契丹元為大寧路北境本朝洪武二十二年南征北討天下底定詔以烏梁海之地置泰寧諾延福餘三衛以處之為東北外藩命其長為指揮使指揮同知各領其部

臣按自古邊部甚多今三衛所居在古東胡地東

胡在古有鮮卑奚契丹等種不一今則不復識别以所居觀之其可考歟今衛有以福餘名者古有扶餘國在玄菟北千里或是其遺種不可曉也永樂初棄大寧地與之今其地密邇京師歲歲朝貢不絶用為藩屏夫彼雖内附日久朝廷羈縻之固已臣服然所以區處之者不可不以其道賜予之者不可不以其節竊聞景泰初三衛為北部所驅竄名彼中隨之來貢我所以待之者比其常例加優

數倍彼乃憤然謂我畏彊而慢弱遂堅從彼之心

噫此乃陳平用草具間楚使之計我偶襲而用之

不自覺也

以上四方夷落之情中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五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七百六十五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五十五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馭外蕃

四方夷落之情下

漢武帝元朔三年張騫自月氏還具為天子言西域諸國風俗大宛在漢正西可萬里其東北則烏孫東則于

寘于寘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
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
南接羌鬲與隔同漢道焉烏孫康居奄蔡大月氏皆行國
隨畜牧與匈奴同俗大夏在大宛西南與大宛同俗臣
在大夏時見卭竹杖蜀布問安得此曰市之身毒身毒
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度大夏去
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
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少北則

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既聞諸國多奇物
而兵弱貴漢財物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
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欣然以騫言為然乃令騫因
蜀犍為發閒使四道竝出求身毒國各行一二千里其
北閉氐筰南閉嶲昆明殺略漢使終莫能通騫又言于
武帝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今單于新困於
漢而昆莫地空蠻夷戀故地又貪漢物誠以此時厚賂
烏孫招以東居故地漢遣公主為夫人結昆弟其勢宜

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自是西域始通於漢凡三十六國

臣按此自秦漢以來通西域之始

光武建武二十一年西域十八國俱遣子入侍請都護帝不許諸國侍子久留敦煌皆愁思亡歸莎車王賢知都護不出擊破鄯善鄯善王安上書願復遣子入侍請都護帝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

班固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廼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絶南羌月支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矣然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懸度之阸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為此天地所以界列區域絶外内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絶道里又遠得之不為益

棄之不為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内屬數遣使置質于漢願請都護光武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絶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却走馬義兼之矣

臣按西域于闐漢以來至於今日恒不改其舊稱焉因此一國考史所紀方向里數步而考之似亦可以得其彷彿者矣然聖人之治詳於治内而畧於治

外因其名知其所在隨其俗而處之斯爲得矣政不必如漢人之遣使臣設都護置質子通昏姻求珍貨是皆無益於治亂班固所謂得之不爲益棄之不爲損斯言盡之矣惟今所謂哈密齊勤蒙古罕都安定鄂端察遜皆前代中國之邊境所謂敦煌酒泉伊吾之故地洪武永樂中因其土酋内附立以爲衛其地處吾近邊薄於北部不可棄以外藩視之使爲彼用是亦漢人斷匈奴臂不使得以

通羌之一策也

唐書吐蕃本西羌屬蓋百有五十種散處河湟江岷間有發羌唐旄等然未始與中國通居析支水西祖曰鶻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諸羌據其地蕃發聲近故其子孫曰吐蕃而姓勃窣野

宋祁曰唐興四夷有弗率者皆利兵移之蹷其身犁其庭而後已惟吐蕃號雄彊為後世患最久贊普遂盡盜河湟薄王畿為東境犯京師掠近輔殘馘民人

謀夫虓帥圜視共計卒不得要領晩節自亡而唐亦衰焉

臣按唐書謂吐蕃散處河湟江岷間河湟即今陜西西寧河州等處江岷即今陜西岷洮州及四川松茂等處也

大明一統志西蕃即吐蕃也其先本羌屬散處河湟江岷間其酋發羌唐旄等居析支水西後有樊尼者西濟河逾積石居跋布川或邏婆川隋開皇中有論贊索者

居牂牱西唐貞觀中始通中國旣而滅吐谷渾盡有其地至唐末衰弱種類分散入内屬者謂之熟户餘謂之生户宋時朝貢不絶其首領唃廝羅始居鄯州後徙青唐神哲高宗朝皆授以官元憲宗始於河州置吐蕃宣慰司都元帥府又於四川徼外置碉門魚通黎雅長河西等處宣撫司世祖時復郡縣其地設官分職以吐蕃僧帕克斯巴為大寶法王帝師領之嗣者數世弟子號司空司徒國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後相望本朝洪武六

年詔吐蕃各族酋長舉故有官職者至京授職遂置五
衙門建官賜印因俗爲治以攝帝師納木喀巴勒藏布爲熾
盛佛寶國師元國公納木哈斯達克巴勒嘉勒燦等爲都指
揮同知宣慰使元帥招討等官自是蕃僧有封灌頂國
師及贊善王闡化王正覺大乘法王如來大寶法王者
俱賜印章誥命比歲或間歲赴京朝貢
臣按吐蕃之地北起陜西之河湟迤南歴四川抵
雲南西北之境洪武六年立都指揮使司者二烏

思藏朶甘也指揮使司者一隴荅衛也七年又置宣慰司者三朶甘及董卜韓胡長河西魚通寧遠也置招討司者六萬户府者四千户所者十有七此皆在外化之境歲通朝貢而已自有西僧以來此屬不為邊患遇有寇盜朝遣僧諭之尋即解散若夫邊徼之内如陝西之岷州洮州四川之龍州黎州諸處人雜氐羌是皆吐蕃之種落久已内屬悉聽官府約束不復生梗惟所謂松潘者其地險

隘饋餉為難生蕃頑獷屢為邊害所以遏絕之者
區處未得其宜蓋其地瘠而人貧性躁而無常然
俗頗尚僧請下羣臣議隨其俗以為治於今屯軍
去處依岷州例建一大刹擇蕃僧中之有道行為
衆所信服者授以誥印職名俾守其地每歳遣人
賞賚仍於威州或茂州立一大營退前時將卒於
此守禦扼其要害通其互市如此則可以少紓蜀
人輸運之苦而息邊境刼掠之患矣以上西羌

漢武帝元狩元年始通滇國元封二年始置益州郡明帝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率其民五萬户内附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唐玄宗開元二十六年册南詔為王蠻語謂王曰詔先有六詔莫能相統蒙舍詔最在南至皮邏閣浸彊大乃求合為一朝廷許之徙居太和城宋熙寧九年大理遣使貢方物政和九年封其酋為大理國王元憲宗二年平大理立為三十七郡世祖自西蕃入大理平雲南遣將招降其酋長遂分三十六路四

十八甸皆設土官管轄以大理金齒都元帥府總之本朝洪武十七年立為麓川車里二宣慰使司此外又有孟養木邦緬甸老檛八百大甸宣慰司其與麓川車里皆是百夷之種類也

蘇轍曰蠻夷之人擾邊求利其中非有大志者其類皆可以謀來也愚嘗觀於西南徼外蠻夷而求所以為變之始而至於攻城郭殺人民縱橫放肆而不可捄者其積之莫不有漸也夫蠻夷之民寧絶而不與

通令邊徼之上利其貨財而納之於市使邊民凌侮欺謾而奪其利長吏又以為擾民而不之禁窮恚無聊莫可告訴故其勢必至於解仇結盟攻剽蹂踐殘之於鋒鏑之間而使其志得伸也嗟夫為吏如此亦見其不知本矣通關市戢吏民待之如中國之民尚誰所激怒而為此哉自金齒過蒲縹將至怒江有屋床山乃雲南百夷界限也高山夾箐地險路狹馬不可並行過是山三里許即怒江渡此江即百夷地也沿河下數十里上高黎共山即今之通衢也高黎共山路亦頗險上二十里下一陡澗復上三十里至山巔夷人立栅為砦過砦復下四

十里許平地乃麓川江上流過此則無險隘之地矣一路從怒江西上二十程至騰衝府七日許到麓川一路從雲南白崖過景東從木通甸至𨚗甸渡河入茫施約十日程到麓川自怒江上流蒙來渡至景東沿河小渡十數處皆可入境也

臣按雲南地漢時已入中國謂為西南夷唐末為南詔所據後為蒙段二氏所有自為一國宋竟不能有之元世祖始平大理以其地内屬本朝立為藩府命黔國公世守之今其雲南楚雄臨安大理等府設置如内地而更以元江永昌之外麓川車

里等處為西南夷亦猶漢時自成都視滇池也國初止立麓川車里二宣慰司今則為宣慰司者凡七焉七者皆百夷之地而惟麓川最大且要正統中以思任發梗化降為隴川宣撫司大抵雲南之地其南以元江為關以車里為蔽而達于八百其西以永昌為關以麓川為蔽而蔽于木邦西南通緬甸底于南海東南統寧遠而竟乎安南西北盡麗江而通乎吐蕃所以制馭之者與南蠻北狄不

同盖彼去中國遠甚其有叛亂不過梗化廢欠歲貢而已不足為中國輕重也為今之計宜擇一要害地或景東或騰衝命將一員統軍於此守備嚴禁中國客商不許擅入其地則彼不知中國虛實而不為人所扇惑引誘設為互市有所交易許其移文通譯𧶘載以來使彼知中國之貨難得則不敢輕自棄絕矣以上西南夷

唐書高麗本扶餘别種地東南跨海其君居平壤城亦

謂長安城漢樂浪郡也大明一統志朝鮮國周為箕子所封之國秦屬遼東外徼漢初燕人衛滿據其地武帝定朝鮮為真蕃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昭帝并為樂浪玄菟二郡漢末為公孫度所據傳至孫淵魏滅之晉永嘉末始為高麗高麗本扶餘别種其王高璉居平壤城即樂浪郡地唐征高麗拔平壤置安東都護府其國東徙在鴨緑水東南千餘里五代唐時王建代高氏闢地益廣并古新羅百濟而為一遷都松岳以平壤為西京其

後子孫遣使朝貢於宋亦朝貢遼金歷四百餘年未始
易姓元至元中西京内屬置東寧路總管府畫慈悲嶺
為界本朝洪武二年王顓表賀太祖即位賜以金印誥
命封高麗國王二十五年其門下侍郎李成桂主國事
更名旦徙居漢城遣使請改國號詔更國號曰朝鮮其
國分八道分統府州郡縣

臣按高麗自晉代建國至是八百餘年始易三姓

在唐以前所謂高麗者止是一國五代以後乃併

三韓百濟而一之在勝國時猶有躭羅今躭羅亦為所有其土壤比隋唐往征之時已數倍矣然其國頗尚禮誼安分守自入國朝以來恭順朝廷四時朝貢不廢禮節蓋得小國事大之禮孟子曰畏天者保其國朝鮮有之雖然先儒有言君臣之道各欲自盡而已彼既盡夫畏天之誠則吾所以待之者可不樂天以自居哉仰惟大明麗天而萬方之遠無所不燭彼夫星羅棊布之國寸地尺天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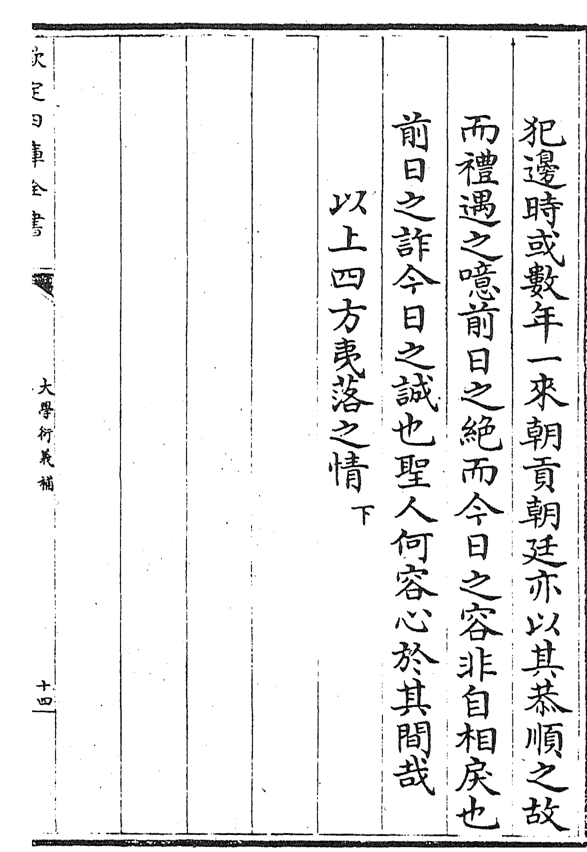
不在吾照臨之下而此一國者依吾暘谷之隅庇吾扶桑之陰而其所得之光輝獨先于他國者非有所私近故也昔者唐太宗以英武之君親駕於樂浪玄菟之境而不得志而我朝開明堂而坐受其朝歲時節序而使幣往來曾無虛月是固德化感召之使然而亦壤域接近之故也

日本在東海之中古稱倭奴國或云惡其舊名故改名曰日本以其近日所出也

吳莱曰海東之地為國無慮百數北起拘耶韓南至耶馬臺而止旁又有夷洲紵嶼人莫非倭種度皆與會稽臨海相望大者户數萬小者僅一二百里無城郭以自固無米粟以為資徒居山林捕海錯以為活漢魏之際已通中國其人弱而易制慕容廆嘗掠其男女數千捕魚以給軍食其後種類繁殖稍知用兵唐攻百濟百濟借其兵敗於白江口乃逡廵斂甲而退今之倭奴非昔日倭奴也

臣按皇明祖訓所列諸夷國名凡十有五而日本
與焉而于其下註曰日本國雖朝貢暗通奸臣謀
為不軌故絕之葢以此國其人雖粗知文字而心
實狡詐海外諸蕃如占城真臘閔婆之類皆未嘗
為邊境患惟此一國居海之中在勝國時許其互
市自四明航海而來艨艟數十戈矛劍戟莫不畢
具出其重貨貿易即不滿所欲燔焫城郭鈔掠居
民海道兵卒無以應之往往為海邊州郡害聖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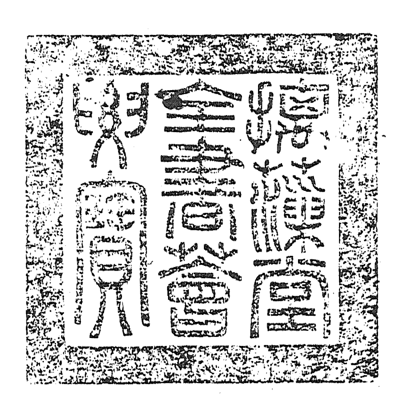
灼知其故故痛絶之當開國之初四夷賔服如暹羅日本無不歲修貢獻稽顙闕廷惟兹倭奴時或犯我海道故於山東淮浙閩廣縁海去處設為衛所居多大抵為倭故也宣德以前彼猶出没海濵以為民害正統以後葢罕有至者矣向時因風候遣舟師由海道以備之近乃于縁海都司委都指揮一員統其屬衛摘撥官軍專以備倭為名操習戰船以為防備是以數十年來彼知吾有備不復



犯邊時或數年一來朝貢朝廷亦以其恭順之故而禮遇之噫前日之絶而今日之容非自相戾也前日之詐今日之誠也聖人何容心於其間哉

以上四方夷落之情下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五十五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録監生臣郝爾敦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五十六七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七百六十六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五十六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馭外蕃

坳誘竊贖之失

易師六五田有禽利執言 語辭 无咎

程頤曰師之興必以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為生民之

害不可懷來然後奉辭以誅之若禽獸入于田中侵害稼穡於義宜獵取則獵取之如此而動乃得无咎若輕動以毒天下其咎大矣執言奉辭也明其罪而討之也若秦皇漢武皆窮山林以索禽獸者也非田有禽也

朱熹曰六五用師之主柔順而中不為兵端者也敵加於己不得已而應之故為田有禽之象而其占利以搏執而无咎也

臣按田有禽利執則禽之不在田者不利執可知也盜賊與於民間則必收捕安輯之田有禽也若夫百姓既安疆圉甚固而遐方絶域未能盡制亦惟任其飛翔奔走於山林之中固其所也顧乃恣吾之貪欲恃吾之勢力以獮取之豈所利哉易曰田有禽利執言无咎則禽之不在田非唯不利執執之必有咎可知矣此非獨人事蓋天道也

復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

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程頤曰以陰柔居復之終終迷不復者也迷而不復其凶可知災天災自外來眚已過由自作既迷不復善在已則動皆過失災禍亦自外而至葢所招也迷道不復无施而可用以行師則終有大敗以之為國則君之凶也十年者歲之終至於十年不克征謂終不能行既迷於道何時而可也以其國君凶謂其反君道也人君居上而治衆當從天下之善乃迷於復

反君之道也

張栻曰易之文辭鮮有如是之詳其凶鮮有如是之極者而獨於復之上六言之盖自古亡家覆國反道敗德无所不至其源起於一念之微不能制遏之爾夫以隂柔之才去本之遠所謂人欲肆而天理滅者故有大敗終凶之戒也

臣按迷而能復則其迷也不終於迷而有遷善之機改過之勇而其蔽也不終於蔽矣若夫昏迷而

不復必有天災必有人禍也凡事無不凶而於行師尤甚故一敗至於塗地則禍延于國災及於民雖至於十年之久天道雖變而國勢猶不能振也智伯好戰而家以之亡隋煬伐遼而國以之覆其源之起蓋智瑶好勝而楊廣貪功故也念之迷而不知復反君道之常逆天地之德使其一敗之後迷而能復如漢武帝末年在輪臺之悔其終亦不至於亡矣

春秋昭公十有三年晉伐鮮虞

程頤曰晉道於鮮虞而遂伐之見利忘義春秋所誅也

劉敞曰惇信明義王者之道也懷利尚詐伯者之術也晉主夏盟而伐鮮虞是其貪利忘義而擅興征伐之事故書晉以譏之

胡安國曰人之所以為人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信義而已矣自春秋末世至于六國之秦變詐並興傾危

成俗河決魚爛不可壅而收之皆失信棄義之明驗也

左傳隱公四年衆仲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

臣按弗戢自焚之言用兵者所宜深戒

老子曰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林希逸曰好戰求勝非國之福

臣按老氏好還之戒即曾子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魏文侯問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曰數戰數勝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也其所以亡何也李克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此其所以亡也是故好戰窮兵未有不亡者也

臣按戰而數勝用兵者莫彊也然而往往至於亡

如苻堅楊廣者主驕民疲之故也李克之言厥有

旨哉

漢文帝時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內屬為臣子後且擁兵阻阸選蠕謂動也觀望高祖時天下新定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內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恥誤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

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不以為意朕
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
朕常為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未能銷距願且堅邊設
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為功多矣且無議軍
臣按文帝此言見於史記律書帝因陳武等請用
兵而荅之如此且謂其素無心於居位戰戰慄慄
恐事之不終兵凶器雖能如所願動亦耗病今匈
奴內侵其心傷痛無日忘之但今未可如意願且

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以休寧北陲為功多矣且無議軍文帝此言所謂仁人之言也故帝世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畒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鳴鷄吠狗烟火萬里可謂和樂司馬氏載是語於律書之首以見帝天性粹美尚德化而不務兵戎有制禮作樂之具也

武帝元朔二年匈奴入寇遣衛青擊之取河南地立朔方郡五年遣青率六將軍擊匈奴還以青為大將軍明

年又率六將軍擊之元狩二年以霍去病為驃騎將軍
擊匈奴敗之過焉耆至祁連山而還四年遣衛青霍去
病擊匈奴元封元年帝出長城登單于臺勒兵而還三
年遣趙破奴擊樓蘭太初元年遣李廣利擊匈奴
胡寅曰武帝意廣欲多窮兵黷武以一馬之故戰師
萬里民力殫盡海內嗟怨盜賊羣起富庶之俗至於
蕭然爨白譏人其後大禍延孫子接刃闕下流血盈
溝其應憯矣向使遵文景儉約之規明春秋首惡之

義自家刑國措世安寧豈有蕭墻之震驚望思之痛悔哉

臣按漢武帝太子據以元朔元年生明年即命衛青擊匈奴自是窮兵黷武出塞窮追雖能制勝快意於一時然中國之人民死鋒鏑膏野草亦多矣嗚呼天德好生而立君以養民四夷入吾境賊吾民不得已驅而出之使吾民不罹其害可也彼不犯吾邊乃無故興兵出塞求而擊之其曲直有在

矣夫聖人體天地以為心兼愛五方之民使之各止其所而不相侵害天之道也先儒謂武帝祇知有我而不知有人故兵甲連年不息而民死鋒鏑者無筭武帝好武功武功非殺人不能成帝所以立武功者意欲絶邊患以為子孫計爾殊不知武功既立殺人必多殺人者天必報之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觀武帝卒有太子據之禍可鑒也已

元光二年鴈門馬邑豪聶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

親親信邊可誘以利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召問公卿恢曰臣聞全代之時北有彊胡之敵内連中國之兵然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内為一然匈奴侵盗不已者無它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為擊之便韓安國曰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七日不食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不以已私怒傷天下之公故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臣竊以為勿擊便恢曰不然高帝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

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槥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用兵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驅難以為功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絶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今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

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隂伏而處以為之備審遮險阻以為其戒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絶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從恢議以韓安國李廣王恢為將軍將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隂使聶壹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未至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得鴈門尉史知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

乃引兵還漢兵追至塞弗及乃皆罷兵王恢主別從代出擊胡輜重亦不敢出上怒下恢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恢行千金丞相蚡蚡言於太后曰王恢首為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讐也太后以告上上曰首為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單于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乃自殺自是匈奴絶和親攻當路塞

胡寅曰武帝雄略不世出用兵尤其所喜然事未更練而昧於節要豈有匿形致敵覆十餘萬人而不露者乎其不為人所敗也幸矣覆者用兵之竒道也善覆者靡不勝遇覆者靡不敗

臣按中國之所以取勝於外國者不獨以威也葢亦有道焉耳彼來犯我我不得已而禦之使彼不得侵我境土害我人民刼我畜産是則帝王制馭外國之道也今乃設法以誘之誘之為言豈帝王

之所務哉誘之以義固非待人之誠况誘之以利乎誘之以利又從而害之市井小人苟有知識者不為也况帝王乎韓安國所言多可取者若帝王以天下為度不以已私傷天下之公若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若用兵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此聖人之兵也漢去古未遠其言必有所自云

宣帝時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之使不得復擾西域魏

相上書諫曰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按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内也

胡寅曰魏相之疏止無名之兵弭連兵之禍恐傷陰陽之和以生蕭墻之憂真經國之遠猷宰相之能事也其尤可服者不隱風俗薄惡子弟殺父兄妻殺夫之變直以告君此則賢者或以為難也人之常情喜聞美事而惡聞災禍風俗薄惡而相不自欺其賢矣哉

臣按魏相此疏首列義應忿貪驕五兵之名於前而繼之以此且謂不知此此兵何名殆所謂忿與驕

者乎人君觀此其毋急于求勝于人而必先于求勝于已乎求勝于人雖勝猶有後憂求勝於已雖無一時之快亦無異日之憂也

靈帝建寧二年詔遣謁者說降漢陽散羌段熲以羌雖暫降當復為盜賊不如乘虛放兵埶必殄滅乃分遣兵進擊追至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分置安定漢陽隴西三郡東羌悉平熲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餘級費用四十四億

司馬光曰書稱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夫五方之民氣質雖殊其就利避害樂生惡死同此情耳御之得其道則附順服從失其道則離畔侵擾固其宜也是以先王之政叛則討之服則懷之未嘗開方建郡以罷敝吾民人若故視之為殊方異俗不分臧否不辨去來悉艾殺之豈作民父母之意哉且羌之所以叛者為郡縣所侵冤故也叛而不即誅者將帥非其人故也茍使

良將驅而出之塞外擇良吏而牧之則疆埸之臣也

豈得專以多殺為快哉

臣按元后作民父母所謂民者豈止中國之民哉

凡天地所覆載具形體有知識者皆吾赤子也聖

人一視以同仁兼愛夫内外遠近之民惟恐一人

之或失其所苟限區域而為之愛惡於遐外之民

必欲勦戮滅絶之豈父母之心哉

熹平六年護烏桓校尉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請發兵出

塞擊之先是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論刑欲立功自効請
中官王甫求得爲將乃拜晏爲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
不同者乃召百官議蔡邕議曰自匈奴遁逃鮮卑彊盛
據其故地才力勁健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
鐵皆爲賊有漢人逋逃爲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今
育晏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
徵發轉運無已是爲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邊陲之患
手足之疥搔中國之困胸背之瘭疽方今郡縣盜賊尚

不能禁況此醜虜而可伏乎天設山河以別内外苟無
感國内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蠆之虜校往來之數哉
今乃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
矣況得失不可量邪帝不從遣育出高柳晏出雲中大
敗喪其節傳輜重各將數十騎犇還死者什七八
臣按蔡邕謂邊陲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患胸
背之瘭疽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欲伏虜又曰欲
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

況得失不可量乎此皆要言惜帝不能從卒致大敗

隋煬帝大業六年帝幸突厥啓民可汗帳高麗使者在啓民所啓民不敢隱與之見帝裴矩説帝曰高麗漢晉皆為郡縣今乃不臣先帝欲征之久矣今其使者親見啓民舉國從化可因其恐懼脅使入朝帝從之敕牛宏宣旨令使者還語高麗王入朝至是不至乃謀討之課天下富人買馬匹至十萬錢簡閲器仗或有濫惡使者

立斬敕幽州總管往東萊海口造船官吏督役晝夜立水中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什三四又敕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車五萬乘發河南北民夫以供軍需舳艫千里往來常數十萬人晝夜不絕天下騷動士卒死亡過半耕稼失時穀價踴貴斗米直數百錢重以官吏侵漁百姓窮困於是相聚為盜至是所在蜂起不可勝數攻陷城邑楊元感等乘之而起隋遂以亡

胡寅曰煬帝前此下林邑克契丹大破吐谷渾朝赤

土服伊吾致高昌降突厥來處羅無不如志此賢主所未必得者而煬帝能之所謂天助不善非祐之也厚其毒而將降之罰耳若使軍師說客於彼七國有摧敗齟齬則遼東之行未必至若是勇也以苻堅善於治國兵威之敵施之江南遂至亡滅又况煬帝乎故天以武功張於前以禍亂蹙於後然後逆賊之獄成而大罰加矣網恢恢而不失可不畏哉

葉適曰高麗本微賤不足論然隋唐之所以興亡節

目關係却在此自秦漢以來中國所甚患者不過匈奴始皇時天下新統一秘記言滅秦者胡也於是空國以事胡又為奢侈苛刻以揺動之陳勝吳廣因以為亂漢武帝亦縁累世為匈奴所侵欲乘其富彊併力除治天下困獘幾至大亂秦皇漢武甘心快意其過失固不待論然要之釁端一開禍亂隨之自古及今其尚有可言者若高麗則東海一隅之小夷本末嘗為中國之難隋文帝新合天下為一其時突厥已

自稽首承順煬帝巡遊親至突厥帳偶因高麗之使
在啓民所緣裴矩一言遂成此禍裴矩見天下大埶
已合亦欲高麗効朝貢以見其得意而不知大亂之
端乃發於此自此天下騷動煬帝親屈萬乘至其國
都大合天下兵力以較一城之勝負推理論之無有
不敗雖以黄帝之兵無能為也既不能克遂至再伐
而天下已亂蓋陳勝吴廣所以亂秦者在匈奴而楊
元感所以亂隋者在高麗

臣按胡葉二人之論胡氏責其君葉氏責其臣其言皆切要後世人主欲興兵旅宜以煬帝為戒其臣有所建說者宜以裴矩為戒

唐貞觀十七年新羅遣使言百濟與高麗連兵謀絶新羅入朝之路乞兵救援上遣使齎璽書諭之蓋蘇文不奉詔使還上曰蓋蘇文弑君不可以不討褚遂良曰今中原清晏四夷讋伏陛下之威望大矣乃欲渡海遠征小夷萬一蹉跌傷威損望更興忿兵則安危難測也李

世勣曰間者薛延陀入寇陛下欲發兵窮追用魏徵之言遂失機會不然薛延陀無遺類矣上曰然此誠徵之誤朕尋悔之而不欲言恐塞嘉言之路耳遂欲自征高麗遂良復諫曰天下譬猶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肢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致討但命一二猛將將四五萬衆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幼稺諸王陛下所知一旦棄金湯之全踰遼海之險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臣之所甚憂也羣臣亦多諫者上皆不聽

范祖禹曰高麗臣屬於唐而其主為賊臣所弒為大國者不可不討然何至於自征之乎太宗若從遂良之言雖伐而不克未大失也

太宗征高麗房玄齡疾篤謂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無事惟東征未已羣臣莫敢諫吾知而不言死有餘責乃上表曰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且陛下每決一重囚必令三覆五奏素膳止樂者重人命也今驅無罪之

士卒委之鋒刃之下使之肝腦塗地獨不愍乎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它日能為中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為前代雪恥外為新羅報讐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願陛下許高麗自新焚凌波之船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

臣按玄齡從太宗起兵間熟知兵戈之害且知道理識事體故其臨終之言懇款精切如此所引決

因事以明人命至重可謂納約自牖矣

玄宗天寶六載帝欲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厲兵秣馬俟其有釁然後取之帝意不快將軍董延光請行帝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如所欲李光弼曰大夫以多殺士卒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雖廹於制書實奪其謀也何以知之今以數萬衆授之而不立重賞士卒安肯為之盡

力乎然此天子之意也彼無功必歸罪於大夫大夫何
受數萬段帛不以杜其讒口乎忠嗣曰今以數萬之衆
爭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敵不得亦無害于國故忠嗣不
欲為之忠嗣今受責天子不過以一將軍歸宿衛其次
不過黔中上佐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乎

臣按王忠嗣所言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厲兵秣
馬俟其有釁非但可用於石堡城凡國家有事於
邊夷皆當以此為則雖然帝王舉事以義理為主

使其地本吾物也在吾有可取之義因其釁而取之可也苟非吾之故物而義有所不當取彼雖有釁吾亦不可幸災樂禍出其不意而掩有之況彼本無釁哉

天寳十三載劍南李宓擊南詔閤羅鳳誘之深入至太和城閉壁不戰宓糧盡士卒瘴疫饑死什七八乃引還蠻追擊之全軍皆没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者

范祖禹曰壅蔽之為害深矣明皇信一楊國忠喪師
二十萬而不知其不亡豈不幸哉國忠欺蔽如此而
舉朝亦無一人敢以實告其君者葢在位皆小人也
當是時明皇享國四十餘年自以為萬世之安而不
知禍亂將發於朝莫由置相非其人也可不戒哉
胡寅曰楊國忠鮮于仲通開南詔之隙喪師幾二十
萬高仙芝擊大食喪師三萬安祿山討奚契丹喪師
六萬前此楊忠勗討反蠻所殺又十一萬夫為天養

人者天子之職也將師殺之如此而明皇不知失職久矣其能免乎

臣按伊尹有言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則是大臣受天子之託而為之養民有一人之不得其所乃其罪也天子享萬民之奉而為之主假有一人死于非命固失其所以受天命為天養民之意而有負於斯民所以奉我者矣況數十萬人之命乎人君宜體天心恒自念曰一夫之生失其所固相君者

之罪一人之死非其命豈非君民者之罪乎用是兢兢業業深思遠念非為民而不輕用人之命如此可以永保天命而仁聲洋溢於天下慶澤流衍於萬世矣

德宗時吐蕃尚結贊屢遣使求和上未之許乃卑辭厚禮求和於馬燧燧信其言為之請於朝李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張延賞與晟有隙數言和親便上亦素恨回紇欲與吐蕃擊之遂從燧延賞計延賞又言晟不宜

久典兵上乃謂晟曰朕以百姓之故與吐蕃和親決矣大臣既與吐蕃有怨宜留輔朕加晟太尉罷鎮時遣崔幹使吐蕃約和尚結贊請以渾瑊主盟盟于平涼瑊發長安晟深戒之以盟所為備不可不嚴延賞言於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以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上乃詔瑊切戒以推誠待虜勿為猜疑瑊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稱詔示之曰李太尉謂和好必不成今盟日定矣晟聞之泣曰吾生

長西陲備諳虜情所以論奏但恥朝廷為犬戎所侮耳
上始命駱元光屯潘原韓遊瓌屯洛口以為瑊援元光
謂瑊曰潘原距盟且七十里公有急何從知之請與公
俱瑊以詔旨固止之元光不從與瑊連營相次距盟三
十餘里元光濠柵深固瑊濠柵皆可踰也元光伏兵於
營西遊瓌亦遣五百騎伏於其側曰若有變則汝曹西
趣栢泉以分其勢將盟尚結贊又請各遣遊騎數十更
相覘索瑊許之吐蕃伏精騎數萬於壇西遊騎貫穿唐

軍入無禁唐騎入虜軍悉為所擒瑊等皆不知入幕易禮服虜伐鼓三聲大譟而至瑊自幕後出偶得他馬乘之伏鬣入其銜馳十里銜方及馬口虜縱兵追擊唐將卒死者數百人副使崔漢衡被擒瑊至其營元光發伏成陳以待之虜騎乃還是日上視朝謂諸相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上變色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為此言邪皆頓首謝是夕韓遊瓌

表言虜刼盟者兵臨近鎮上大驚謂渾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耶上欲出幸大臣諫而止初吐蕃尚結贊惡李晟馬燧渾瑊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燧使并獲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渾瑊而止

范祖禹曰人君於其所不當疑而疑之則於其所不可信而信之矣此必然之理也李晟之功社稷是頼德宗猜忌使憂懼不保朝夕至於讒邪之詭計戎狄

之甘言則推誠而信之不疑由其心術顛倒見善不明故也延賞以私憾敗國殄民刑孰大焉德宗曾不致詰使之得保首領死牖下幸矣

臣按自春秋以後世之盟者鮮矣德宗乃聽小人之言而與吐蕃盟雖以百戰功臣如李晟者屢言之而不見聽卒墮戎夷之計而為所笑幸而不盡如其計使其計果行則李晟既已為所離間矣而又失渾瑊馬燧而德宗豈不至於又出幸耶嗚呼

和戎息兵社稷之福是德宗未能料敵之言也當

此之時正須審慎

陸贄言于德宗曰懷生畏死蠢動之大情慮危求安品物之恒性有天下而子百姓者以天下之欲為欲以百姓之心為心固當遂其所懷去其所畏給其所求使家家自寧人人自遂家苟寧矣國亦固焉人苟遂矣君亦泰焉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擠彼于死地而求此之久生也從古及今

末之有焉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也從古及今亦末之有焉是以昔之聖王知生者人之所樂而已亦樂之故與人同其生而上下之樂兼得矣知安者人之所利而已亦利之故與人同其安則公私之利兩全矣其有反易常理昏迷不恭則當外察其崛彊之由內省於撫馭之失修近以來遠檢身而率人故書曰惟干戈省厥躬又曰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此其證也如或昧

於懷柔務在攻取不徵教化之未至不疵誠感之未孚惟峻威是臨惟忿心是肆視人如禽獸而賤之原野輕人如草芥而勦之鋸鋒叛者不賓則命致討討者不克則將議刑是使負釁者懼必死之誅奉辭者慮無功之責編甿以困於杼軸而思變士卒以憚於死喪而念歸萬情相攻亂豈有定一夫不寧闔境罹殃一境不寧普天致擾兵連禍結變起百端孔子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

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内矣盖必然之常理至當之格言足以為明鑑元龜貫百王而不易者也

臣按賛言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擠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從古及今未之有焉此即大學絜矩之道孔子所謂恕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也人君恒書此數言於坐右非為生人安衆必不肯勞民殺人而為窮兵黷武之舉矣

宋司馬光上英宗曰聖王謀事於始而慮終於微是以用力不勞而收功甚大切見國家所以禦戎夷之道似未盡其宜當其安靖附順之時則好與之計較末節爭競細故及其桀傲暴横之後則又從而姑息不能深討是使戎夷益有輕中國之心皆厭於柔服而樂為背叛近者西戎之禍生於高宣北狄之釁起於趙滋而朝廷至今終未有悟猶以二人所為為是而以循理守分者為非是以邊鄙武功皆銳意而生事或以開展荒棄之

地十數里為功勞或以殺略老弱之虜三五人為勇敢朝廷稱其才能驟加擢用既而虜心忿恨遂求報復屠翦熟户鈔刼邊民所喪失者動以千計而朝廷但知驚駭增兵聚糧其致寇之人既不追究而守邊之臣亦無譴責如此而望四夷賓服疆埸無虞是猶添薪扇火而求湯之不沸也

臣按聖王之治天下一視同仁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苟如苗民逆命淮夷騷動奉天命以行

天討是為王者之師馬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史臣用以示戒至彼未嘗侵佚我邊疆戕害我民人而遽興師出境出其不意無備而襲之欺其衰弱敗亡而殺之則誰為畏服臣請今後邊將有不禀朝命而擅出境襲殺邊鄙者雖功如陳湯亦必在所追究若因而生事起釁者痛加誅責其一時蒙昧致有封爵雖經數世猶在所不宥如此則好功名希爵賞之徒知所懼則邊鄙起向

慕之心而朝廷享安靖之福矣

司馬光上神宗曰羽翼未成不可以高飛近者未説不可以來遠自堯舜禹湯文武之王下至齊桓晉文之霸未有不先治其内而能治於外者也今朝廷之政未盡修封域之中未盡治内郡無一年之蓄左帑無累月之財民間貧困十室九空小有水患即化為流殍承平日久戎事不講將帥乏人士卒驕惰上下姑息有同兒戲教閲稍頻則愠懟怨戻賜予不時則揚言不遜被甲行

數十里則喘汗不進遇鄉邑小盜則望塵奔潰此乃衆人所共知非臣敢為欺罔兵法曰知彼知已百戰不殆知彼不知已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已每戰必殆陛下視今天下如此而欲謀境外之事起兵革之端挑陸梁之虜冀難立之功此臣所為寒心者也為今日之計莫如收拔賢俊隨才授任以舉百職有功必賞有罪必罰以修庶政謹擇監司澄清守令以安百姓屏絶浮費沙汰冗食以實倉庫詢訪智略察驗武勇以選將帥申明

階級剪戮桀黠以立軍法料簡驍鋭罷去羸老以練士卒修整犀利變更苦窳以精器械俟百職既舉庶政既修百姓既安倉庫既實將帥既選軍法既立士卒既練器械既精然後惟陛下之所欲為復靈夏取瓜沙平幽冀收蔚朔無不可也今八者未有其一而欲納邊吏之狂謀信黠虜之詭辭臣恐不得其降者數百而虜騎大至覆軍殺將邊城晝閉朝廷乃為之宵衣旰食焦心勞思興兵運財以救其急使天下愁困如康定慶歷之時

已而卒無可柰何然後忍恥以招之卑辭以諭之尊其名以悅之增其賂以來之其為損也不亦多乎斯乃國之大事安危所係非特邊境之憂而已願陛下深留聖思勿為後悔乃天下之福也彼進謀者皆非實為國家斬將搴旗拓土開境建衛霍甘陳之功也但以利口長舌虛辭大言一時誑惑聖聽欲盜陛下之官職耳他日國家有患不預其憂是豈可哉凡邊境有事則將帥遷官士卒受賞無事則上下寂寂無因徼倖此乃人臣之

利非國之利陛下不可不察也

臣按司馬光所言皆國家大計安危所係非特邊境事也所謂進謀者非實為國家斬將搴旗拓土開境建衛霍甘陳之功但以利口長舌虛辭大言誑惑聖聰欲盜陛下之官職他日國家有患不預其憂若此等之事非但古有之今亦有之明主不可不之察也

蘇軾代滕甫草奏上神宗曰為人臣計與為人主計不

同人臣非斥壤地効首虜無以為功為陛下計唯天下安社稷固耳陛下聖神冠古動容舉意皆是功德但能拱泰山之安與天地等壽則竹帛不可勝紀而堯舜禹湯不是過也議者不知出此爭欲急於功名履危犯難以勞聖慮臣切不取

蘇轍言于哲宗曰善為國者貴義而不尚功貴信而不求利非不欲功利也以為棄義與信雖一快於目前而歲月之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昔晉文公圍原命三

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者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民所亡滋多退而原降晉荀吳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吳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弗為吳曰吾聞諸叔向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三月鼓人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吳曰吾

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皷以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皷而反不戮一人以世俗言之此二人者可謂䟽於事情而怠於功利矣然要其終文公以霸天下荀吴以彊晉國知信義之效見於久遠如此

臣按蘇軾謂人臣計與人主計不同人臣非斥壤地効首虜無以為功人主計唯天下安社稷固耳軾之弟轍又謂善為國者貴義而不尚功貴信而不求利非不欲功利也棄義與信雖一快於目前

而歲月之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此皆有稽之言有國者所當體察而鑒戒者也

元豐五年廣南西路轉運使馬默言安化州民作過上曰默意欲用兵耳兵大事極須謹重向者郭逵征安南與昨來西師兵夫死傷皆不下二十萬有司失入一死罪其責不輕今無罪置數十萬人於死地朝廷不得不任其咎天下大事蓋常起于至細

楊時曰邊事之興多出於饕功幸利之人黷武玩寇

不以朝廷大計為念視生靈荼毒若非已事恬不以
為戚夫蠻獠猖獗自古然也緩之則豺噬狶勇干紀
不受命急之則鳥驚魚散依險以自匿蓋其常態也
不務撫馴之使恩威兩行乃欲幸其有事草薙而獸
獮之以求有功一有失律則敗衄不支上貽朝廷憂
此邊吏之大弊也

臣按神宗謂天下大事常起於至細凡事無不然
而兵戎之事尤為甚焉楊時之言切中邊吏之病

尤宜深察昔人有言有邊事邊臣之福無邊事朝

廷之福至哉論乎其視時之言尤為簡要

徽宗時蔡京開邊知桂州王祖道欲乘時徼富貴誘王

江酋楊晟免等使納土夸大其辭言向慕者百三十峒

五千九百家十餘萬口其傍通江洞之衆尚未論也王

江在諸江合流之地山川形勢據諸峒要會幅員二千

里宜開建城邑控制百蠻詔以為懷遠軍祖道在桂州

四年厚以官爵金帛挑諸夷建城邑調兵鎮戍輦輸內

地錢布鹽粟無復齊限地瘴癘戍者歲亡什五六實無尺地一民益於縣官蔡京既自以為功至謂混中原風氣之殊當天下輿圖之半祖道用是超取顯美

臣按史臣謂諸蠻溪峒茅瘴非人域鴆虺與居況無敢闖吾圉蔡京乃使王祖道張莊之徒鑿空為功舉中國重貲棄諸不毛而文飾奸慝鋪張表賀徽宗亦偃然受其欺好大黷武之心一侈而燕朔之謀作矣詩曰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

云自中徽宗之耗内貪外馴召禍敗迹所從來此

其本也嗚呼可不戒哉

宣和三年欲復燕雲蔡京童貫主之鄭居中力言不可

謂京曰公為大臣國之元老不能守兩國盟約輙造事

幾誠非廟筭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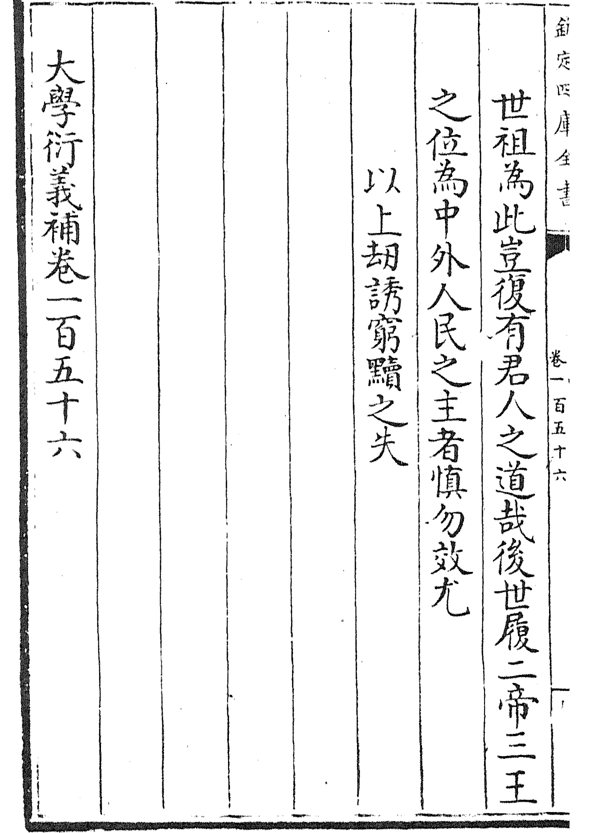
臣按宋徽宗用蔡京王黼言任官者童貫開邊遂

至九廟邱墟社稷淪亡人君之舉事用人切不可

不深思長慮

元世祖至元十八年擊日本兵十餘萬死於海島還者僅三人

臣按元世祖在位窮追遠討殆無虛歲其緬甸接於百夷占城隔乎交阯爪哇日本皆在炎天漲海之外地勢不相接也兵刃不相及也而必征之何哉利其所有耳蓋聞此諸國多珠貝寶石之類欲得之耳嗚呼求無用之物害有用之人為人民之主而殺人以逞所欲一之不已而至再至三嗚呼



世祖爲此豈復有君人之道哉後世履二帝三王之位爲中外人民之主者愼勿效尤

以上胡誘窮黷之失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五十六